

万家灯火



我家有个感恩节

卜庆萍

我家有个感恩节，每年这天，我们都会想着父母的好，千方百计为父母做点事。

那天大哥提议说，我们家设定一个节日吧。二哥、三哥、大姐、二姐和我一下子慌了神。节日是国家法定的，怎么说就有呢？大哥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是谁把我们兄妹几个扭筋把力拉扯大？是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供养我们上大学？又是谁东借西借一个个给我们成了家？”我们立马明白过来，父母一天天在变老，现在生活虽然好了，但平时都做各的事，一忙起来，就把父母撂在一边。大哥今儿是想给我们提个醒，再忙也不能忘了父母的养育之恩，再忙也要想着年老的父母亲，于是我们家就有了一个感恩节。

我们家的感恩节又到了，我们兄妹几个“硬拉强拽”把父母“赶”出家，到商场给他们挑选漂亮的衣服。我们要让父母永远年轻，挑选合适的衣服便成了我们的大事情。大姐是位作家，平日里喜欢埋头在文字里，这时的她却突然变得“唠叨”起来。她一会儿说这衣服袖口瘦了些，一会儿说这鞋子样式还行，就是还不够新潮。二姐眼光也很挑剔，一件件新衣服换了又换，还不停地对店员说，把最新款的老年服装都拿来。看那挑挑拣拣的认真劲儿，全是出于对父母浓浓的爱。

把父母打扮漂亮了，我们又订做了两个大蛋糕。送上温馨的祝福后，我故意和父母抢着吃，显得一点也不绅士，因为在父母面前，我们永远是天真的孩子。

我们还陪父母出去散步，逛公园，还到附近的湖边看柳林。我硬是让父母摆出一个搞笑的姿势，趁他们不注意，“咔嚓”一下拍下，惹得全家人哈哈大笑。累了，我们就找一个悠闲的地方品茶、喝咖啡，和父母共度美好时光。

今天是我家的节日，在这个充满温情的感恩节里，我们兄妹几个打算每人给父母做一道菜。厨房里一阵忙碌，大哥煮了一道糖醋菊花鱼，二哥炒了一盘鸡柳，三哥地了一碗脆肉，大姐、二姐也都做了自己的拿手菜。我不怎么会做饭，但也尽上一份孝心，就烧了一大碗海米汤。我们兄妹几个，你一筷我一筷，都争着给父母夹菜。哥哥姐姐们做的菜特可口，当我舀了一勺海米汤送到母亲嘴里时，母亲使劲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虽然忘了放盐，却是孩子的一份心意啊！”几个哥哥和姐姐听了，一个劲地朝我吐舌头，屋子里漾起一片笑声。

我们家设定了一个感恩节，我们也便成了一个可爱的孩子。我们时刻把父母的养育之恩理在心里，用无私的爱来回馈父母。

人在途中

秋天里的一棵树

范丽飞

儿子和几个小伙伴，在不远处的操场上打篮球，他们身着白色的球衣，背迎蓝莹莹的天，远远望去他们就像几朵飘逸不定的白云，风华正茂的他们，好像要拼尽全力将满腔的热血化作挣脱天空的豪气。

我站在操场对面的小树林里，观望着他们，内心却在感慨，在我身旁的这位轮椅少年，世界这么大，他却只能蜷居在那冰凉的小小的轮椅上。他是一位快乐地待在路边鼓掌的人，不断地发出喝彩声，那种欢喜真诚热情，不带有一点嫉怨和敷衍。

他住在我家楼下，与我儿子同岁，今年也是15岁。他外貌似霍金，同样也具备霍金那样不朽的灵魂。老天是公平的，关上了你的门，必为你打开一扇窗，他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，声音极具穿透力。我很少见他沮丧，每次在这个小树林里邂逅，他的脸上总会挂着笑容。他喜欢唱歌，每日都会到这个小树林里

来练歌，一来二往，我对他便熟悉了很多，他特别善于交谈，从不忌讳别人询问他身体状况，他反而告诉我，跟别人讲自己的故事，是一种享受，别人对我感兴趣嘛，愿意花费时间来了解我，这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！

他曾给我讲过一件趣事，记得有一次去参加比赛，评委老师听完他唱歌后拍案叫绝，问他最擅长唱歌吗？他说作家史铁生说过，他最擅长的不是写作，而是生病，而他最擅长的也是生病，不是唱歌！我听后，流露出心酸的笑。

儿子和他的几个小伙伴嘻哈着从操场那边向我们走来，我身边的这位轮椅少年便先开口向他们打招呼，他同他们好像是一路成长的伙伴。

谈笑片刻后，我说，让我身边的这位歌唱家为我们唱一首歌，当作凉爽的秋风降温温。不知儿子从哪儿找了一根木棍递给了

他，当作话筒，他接过那根木棍后，有一点羞涩，思索片刻后，他说，我特别喜欢张雨生的歌，那就唱一首《我是一颗秋天的树》吧！

“我是一颗秋天的树，时时仰望天等待春风吹拂，但是季节不曾为我赶路，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，我是一颗秋天的树，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，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，因为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……”

他的眼神里荡漾着火树银花的晶光，泛着对未来的希冀，歌声高亢嘹亮，艳丽而苍凉，对生活的无奈好像通过这个声带全部发泄掉了，而后内心获得了满满的正能量，整片小树林都沉浸在他的歌声里。他就像这秋天里的一棵树，那贫瘠枝桠里锁有晶莹剔透的绿叶，只等春风唤醒它。若有一天他真的出专辑了，我一定会购买一盘，当作经典珍藏，让他那颗阳光般的心灵给予我力量！

心灵驿站

今天爱自己有空再爱他

晓锁

朋友聚会，席间有人八卦，老蒋和夫人离了婚。这消息一出，立马引来一片唏嘘，这两人怎么毫无征兆地说分就分了？

读书时，他是我们的班长。而他的女朋友滕娜，我们都乐呵呵地叫她班嫂。老蒋家条件不好，滕娜每次去食堂都故意点荤菜，然后又嚷着减肥，将碗里的肉扔给老蒋；工作后两人存的第一笔钱，全都用来帮老蒋还了助学贷款；而老蒋创业时的启动资金，有一半是滕娜到处求人借来的；最让老蒋感动的是，当父母反对滕娜嫁给自己时，她不耐烦地带着他去父母的思想工作。所以，这不是风雨同舟的真爱是什么？既然是真爱，那就应该恒久远，而不是在中途戛然而止。

说起来，这些年老蒋也算是混得风生水起。有女人叹息：“男人都这副德行，有钱就忘了糟糠之妻。”一时间，老蒋就成了众矢之的。是啊，滕娜对他那样好，他怎能辜负她？也有男人替老蒋辩解：“我觉得老蒋不是那种人，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。”双方争论不休，后来有人指了指我，一脸八卦地问：“你和滕娜当年好歹是闺蜜，就不知道一点内幕消息？”

我摇摇头，不禁有几分伤感。我和滕娜当年的确要好，后来两人好像不在一个频道，很难交心。就像她离婚的消息，我并不是第一时间知道的。

可我没想到，就在这次聚会后不久，有天

晚上，我突然接到滕娜的电话。她应该是犹豫了很久，想找个人来倾诉，而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。

于是那个下午，坐在小城的咖啡馆，一脸憔悴的她，反复向我倾诉老蒋的薄情。所谓薄情，是她为他牺牲了那么多，他怎能中途丢下她？

我安静地听着，不知如何安慰她。也许离婚这件事，并不是没有任何征兆。

当年大学毕业，滕娜就职于一家传媒公司，很快就独当一面。可为了给老蒋做好后勤保障，婚后，她换了份清闲的工作，而她的世界逐渐被压缩在老蒋一个人身上。据说有一次，老蒋无意中提到单位的女上司很有个人魅力，滕娜很是生气，到处哭诉：“我还不是为了他才牺牲了事业。”从此，老蒋再也不敢提及这类敏感话题。

而婚后的这些年，她说的最多的是“为了他”。为了他，她戒掉了自己的喜好，菜上的饭菜全都按照他的口味来搭配；为了他，她再困再累，也要在夜晚点一盏灯，等他回家；为了他，她事业平平，容颜不再……每次说着说着，语气里就带有抱怨。

滕娜用她自以为最好的方式爱着老蒋。却从来没有问过，她给的，是不是正好是他需



本版制图 涛涛

世相百态

父母的行李

孙志昌

父母常说，我是在他们的背上长大的。

据说，我出生没几天，母亲便背着下了地。“家里穷，坐不起月子。”说起往事，母亲笑容淡淡，但说起背我的那些事，她却记得清清楚楚。那时候母亲身子弱，父亲心疼她，没一会儿便接过去背，父亲心疼她，没一会儿便接过去背，父亲心疼她，没一会儿便接过去背……

好不容易上了小学，不需要背了，父母却不适应了，一颗心仿佛跟着我走了似的，也不知道牵挂个什么劲儿，就是安不下心来，两人间隔着跑到学校的窗户旁边偷偷地看我。“看见你了，好像你就又在我们背上似的。”母亲说，父亲跟着轻笑了一声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而我记忆中的却是另外一件事，那是我读高中的时候。高中离家远，大多学生都是住校，母亲来学校看我，用手压着床：“这么硬，累不？”我大大咧咧地说：“不累，我们学生得睡硬板床。”母亲却以为我这是怕他们麻烦，第三天竟和父亲一起背着两床褥子过来。

“您瞧别人都睡硬板床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你们别管我了。”我怕同学们笑话我，于是有些急了，却没想到一向温和的父亲第一次虎起了脸，瞪起眼睛道：“你就算是七老八十了也是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不管你你反天了。”手扬起，最终还是没落下。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，虽然父母背着褥子过来，但一直放在心里的却是我啊。

再后来，我成为一名战士，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可以和父母相见。年少气盛的我忘情地投入到火热的军营生活中，却从姑姑的口中才知道，父母每天晚上都要边聊天边等我的电话，怕怕有些时候知道我不可能打电话，他们仍然会等。尤其是那一年部队到地方抗洪抢险，父母更是天天晚上守着电视机，但却忍着不主动找我，事后母亲说：“你爸说了，抗洪比什么都重要。”那一刻，我虽然已经20多岁了，但仍止不住热泪盈眶。

等我自己成家，也有了孩子，我也像父母一样牵挂着我的孩子，恨不得像个行李卷似的，可以打包随身带着，这才真正理解父母的那颗心，才明白孩子是父母一生都无法舍弃的行李，背在身上，放在心里，且无怨无悔。

城市空间

秋日听虫

翟杰

爱上秋天，源于儿时对秋虫的情结。然而，吝啬的秋天一年只光临人间一次，心中对秋虫的那份惦念，在期盼第一缕秋风的同时而日渐饱满。满是高楼水泥的城市，秋虫是不屑流连的。若偶尔在清晨或夜晚听到一两阵秋虫的声息，足以让人欣喜若狂。

越到秋天，我越是向往僻远的乡村。只有在那儿，秋虫们才会漫山遍野、无拘无束地引吭高歌。尤其在星空璀璨的夜晚，凉风浸透，这时最让人欣喜和感动的便是虫儿们的吟唱了。漫步其间，那些俗称蚰子、叫蛙子、油葫芦、纺织娘的虫儿，定会围拢在你脚边一起唱和。有的短促简洁，有的悠长舒展，有的激越明快，有的轻柔婉转；有的声如冲天的雀雀，有的声如争枝的黄鹂。近处的如弹琴，远处的好似天籁的蔓延。它们无拘无束，或高，或低，或粗，或细，或急，或缓，或众，或单，错落有致，俨然一场即兴演奏会，各打灵趣。

聆听秋虫，秋虫也将我的记忆逐渐拉长，一直延伸到童年。那时，小小的我对这些歌者充满了好奇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每当繁星当空的夜晚，我和伙伴们便跑到野外，寻声捉虫。捉来的虫子关在小纸盒或小玻璃瓶里，然后一起拿去比赛，看谁捉的虫儿叫声最响亮，而我也常常成了伙伴中的“大王”。现在想起这点点滴滴的童趣，就像在干冷的季节喝一杯醇厚的咖啡，亦甜亦苦，亦暖亦凉，如果用心去感悟，便会直透心扉深处。印象最深的，是父亲带我到老屋的墙沿下寻找一只蟋蟀的情景。父亲告诉我，那叫声清脆的蟋蟀是两条尾巴，俗称“二尾子”，而三只尾巴的蟋蟀是不会叫的。父亲循声觅物的神情仔细且专注，把对我浓浓的关爱聚在了这样一件简单的事上。如今父亲走了，矮矮的坟墓上长出许多草来，每年秋天，蟋蟀们都会在周围蹦跳，弹着青春的

琴弦，吟唱着从前的歌谣。声声绝响，和着萧瑟的秋风，使苍凉的秋渐渐变得温情厚重，秋虫的韵律给我带来一片回忆与感怀。如今，远离故土的我埋头于城市的空间，与周围的嘈杂之声相比，秋虫的鸣叫是一种怎样难得的声音啊——寂静，悠远，淡然。信步来到阳台，月光柔和地洒在窗外的草地上，在这样的境界里，我的心中又响起了秋虫的轻歌。

记得书上曾说：“捉织感秋而生，而音商，其性胜，秋尽则尽。”商音属悲声，但我却感到秋虫的鸣叫象征着生的喜悦，又何来感伤之情呢？或许一切皆皆皆皆，心中有怎样的思绪，耳中便会有怎样的声音，所以思乡者听出的是凄清，孤独者听出的是黯淡，落魄者听出的是忧伤，怀春者听出的是躁动，快乐者听出的是愉悦。大概由于我实在留恋于对往事的追忆，沉浸于儿时的乐趣，秋日的虫鸣才会如此悦耳吧！

人生感悟

养心比养颜更重要

朱凌

妹的一个好友，前些天又去打瘦脸针了，妹对我说：“她每个月都会打一针，一是为了保持脸型，二也是为了能让皮肤看起来更光滑。”那个女人我见到过，30出头，样子长得还算不错，只是总感觉她没什么气质。

妹听我这样说，倒也觉得有点意思，她说：“是啊，虽然她长得漂亮，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，你这样说，我明白了，她的内心差了点性的气质，如果她能多读书，那整个人都会感觉不一样。”

多数的女人，都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容颜，特别是过了30岁的女人。青春已经没有了多少了，再不好好保养一下，似乎对不起自己。看到满大街都在打美容整形的广告，原以为没多少人会去相信这些广告，可是听妹说，还真有许多人选择美容整形。

于是打瘦脸针的，做双眼皮的，再或者是隆鼻的，生活中这样的人还真不少。只是脸整得再漂亮，如果脑子里少了点东西，那么这些所谓的美女就真能拥有幸福



吗？认识一位美女，经过了几次的整容，整得漂亮了，也顺利地找到了富二代，可是结婚才一年，对方便与她离婚了。

离婚的理由很简单，说她什么都不懂，如何能够帮着夫君去打理生意上的一切？她想不明白，男人不都喜欢漂亮女人吗，为什么她整漂亮了，依旧拥有不了幸福？这种偏激的想法，我想不只是她，大多数的女人都会有这样的情结。

以为漂亮了，就是一张通向幸福的王牌，其实呢，幸福与否是要靠自己争取的，不是靠脸蛋去争取的。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父亲当年曾对我说过的话，他说漂亮有什么用？漂亮的脸蛋不出大米。这话不太中听，但你能说它没道理吗？

女人要先养心再养颜，心养好了，容貌自然会跟着提升。女人养心是要通过读书，让内心变得丰富起来。女人养心还要学会坦然地面对身边的一些变故，要以豁达的心态去包容周围的一切。

女人只有将心养好了，方可体味到，这所谓的外表容貌，只是一个皮囊而已，注定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逝。唯有内在的美，它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越来越有韵味，越来越让你感觉到美。

图说

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

我们的价值观



天津大郑剪纸